

# 越共權力爭奪的探索

羅石圃

自胡志明逝世，實行集體領導的越南共產黨，並非沒有權力之爭，祇因消息都被封鎖，鮮為

外界所知；至黃文歡投奔北平，始將其內幕揭穿。由于河內領導階層的分歧，起自親俄與親「華

」路線的各持己見，以致其內訌，非但不限于權力之爭，且更關係于共產陣營兩霸的逐鹿。各派

勢力的升沉及前景如何？都值得我們探索。

## 一 越共領導層及早期的互鬪

越南共產黨，是由胡志明一手組成，從壯大發展，以至贏得抗法戰爭的勝利，使河內出現赤色政權，都是在他領導下的業績，無怪他的權力，在其有生之年都是與日俱增。不過越共的重要政策，都須通過政治局公議始付諸實施，而該局的常委十一人，自始至他臨終未曾更動，即他本人兼任主席，再加上黎笋、長征、范文同、武元甲、黎德壽、阮維楨、阮志清、范雄、黎誠毅、黃文歡等。其排名與兼任的職務，除長征由黨的總書記被迫辭職，改任國會常委會主席，由名列第二，與先前排名第三的黨第一書記黎笋互調，雙方略有升沉而外，其餘各人的排名，及范文同兼任的國務總理，武元甲兼任的國防部長，都未變更。

從越共于一九五四年在河內建立政權，至胡志明逝世的十五年期間，其領導階層迄無人事更動，這固然表示組織相當穩定，但也可看出：他並未培養出一位接班人，所以在他死後，一般都認為難免發生奪權鬪爭。何況越共十名政治局常委中，對共產陣營的兩大，早有事齊事楚的路線不同，中共與蘇俄都不會放棄胡氏新喪的大好時機，分別支持所親奪取領導地位。

不料胡志明雖已棄世，越共領導階層，並未發生內訌奪權，所實行的集體領導，由黎笋主黨，武元甲領軍，范文同主政，長征主持國會，雖被毛澤東譏諷為「一個廟堂，四個方丈」，但仍能和衷共濟，其團結合作的精神，可于越戰中見之，因越共不但達成了統一南北越的目標，且在兩大之間，仍能左右逢源，使北平與莫斯科的援助反而並驅爭先。無怪越共領導人在席捲南越後，均以達成了胡志明的遺志——使諒山到金甌告一統——而自豪。

不過在越共的十位領導人之間，早年便已發生過權力之爭，尤其長征與武元甲的互鬪，幾乎形成水火不容。一九五〇年，長

征在總書記任內，曾檢舉武元甲的親信陳志珠與軍需署長聯手貪污瀆職，並指責武氏用人失察，所演成的對壘情勢，經胡志明和范文同出面調解始告收場。至一九五五年，長征又聯合旗下人馬，通過國防部改組案，分設參謀總部、政治部、軍需部三個部門，由長征派的武志清出主政治部，並使其具有與武元甲等將軍階，從此，國防部長的權力，祇局限于參謀總部。

當長征醉心于農業改革之時，以中共「土改」為藍本，北平並派遣大批專家入越指導，因手段殘酷而導致農民羣起反抗，負責在農村推行土改的幹部，紛紛死于忿怒的農民鋤頭鐮刀之下，各地駐軍居然袖手旁觀，視若無睹。使胡志明不得不斷然勒令長征辭去總書記向人民認罪，以致一般認為這是出于武元甲對長征的報復。同時阮志清也解除了軍職，專任農業集體化工作，從此政治部長一職，也由武元甲的親信繼任，使他又掌握了國防部的全權<sup>①</sup>。

## 二 胡志明在生時的三派鼎立

西方研究越共的專家，當時多認定長征雖被迫交出黨的總書記職位，但其潛勢力猶存。從領導階層而言：在十位政治局常委中，即有阮志清、阮維楨、黎德壽屬於他的班底。且他所遺留的總書記一職，名義上雖由胡志明自行兼任，實際上乃由第一書記黎笋代行，其所以不敢正式接替，便是唯恐組織動搖。不久，長征又東山再起，出任國會常委會主席，更顯示他的實力不可輕估。

長征與武元甲的對峙，並不能視為意氣及權力之爭，乃具有政見和路線的分歧。越共從白手起家，在抗法戰爭過程中，完全倚賴中共支援補給，始分得了越南的半壁河山，在河內政權建立後，北平既熱中于繼續支援其戰後建設，長征派亦認為中越國情相似，以中共的建設為越南藍本，比較步伍蘇俄適宜。武元甲則洞悉中共企圖以越南為附庸，須慎防其木馬屠城的詭計，所以有人稱他為民族派<sup>②</sup>。

至于主張親俄的黎笋，其地位之所以受到提升，乃因當時中共與蘇俄發生「和」「戰」路線的爭執，而胡志明亦已開始接受俄援，將工業建設置于優先。這在對外路線方面，實屬大膽險着，無視于開罪北平。但胡之用意乃在引蘇俄以阻止中共勢力的擴張，俾取得雙方爭援而由他從中制衡，形成不偏不倚；至於內部事齊事楚的路線之爭，則讓親俄與親「華」及民族派三足鼎立，同為追求越南統一的目標並駕齊驅。這是胡志明的對外對內策略，但也造成了他有生之年無法培植繼承人的苦衷。

當他撒手西歸時，他曾在遺囑中懇懇叮嚀：越共面對「華」俄共爭執，斷不可介入漩渦，並以權力四分而實行集體領導。這

註① 「北越內幕」，P·J霍尼博士著，陳銘盛譯，香港燻火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六、五，頁二一一—二九。

註② 「中共與越共關係之觀測」。本刊，第十七卷、九期，拙著。

種情勢，雖已維持了六年之久，但至南越變色後，河內在兩大之間，既已顯然偏向蘇俄，便不難窺知黎笋所領導的親俄派已掌握了重權。武元甲一向怙于中共援越別有用心——企圖置越共于其控制之下，並堅持維護獨立主權，但以河內無法自立，尤其在南越戰場上的軍糈，都不能不倚賴外援；同時蘇俄亦不惜放棄其所強調的「以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和反對「武鬥」奪權的立場，不僅與中共爭援河內進行戰爭，且以新裝備及重武器，讓醉心于陣地戰的武元甲能够贏得戰爭。這便顯示出越共內部的民族派，已與親俄派合流，黎笋集團的權力亦已相隨擴張。

### 三 黎笋在黨代表大會上語重心長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越共召開第四屆全黨代表大會，時值南越已被共軍席捲，南北越統一政府亦已順利組成之後，站在黨的立場，可謂已經達成了最艱難的任務，故大會決定恢復黨組織的總書記制，且由黎笋升充而總攬黨的大權<sup>③</sup>。由此可見這位親俄派領袖，在胡志明死後，其領導地位，已經實至名歸，但如果沒有范文同及武元甲等的支持，便無法如此。至于親「華」派如長征等是否甘于臣服？雖局外人無從得悉，但從黎笋在大會上的講話，則不難窺見在共黨陣營中的嚴重分歧以及反對黎笋採行親俄路線的跡象。

他的講話中指責：「有些黨員從事不可告人的活動，應該將他們驅逐出黨」……繼稱：「對於黨內的腐化墮落分歧份子，已經喪失了革命的戰鬥性，為個人私利而混入黨的，利用他們的權位，侵害羣衆和社會主義財產，搞分裂和宗派的人，我們必須予以消除……」。據「路透社」于報導此項講話時予以剖析稱：「有跡象表明黨內可能存在分裂，最明顯的，將會是分別在南北越資深黨員的分歧。隨着南北越政權統一，祇有小部份「南解」及「解放陣線」（南解外圍組織）份子被委任高級職位。另一原因，可能是蘇俄與中共的分別支持者之間不和。越共雖已竭盡所能，對此兩大左右逢迎，但由於蘇俄已給予廣泛援助，其影響力亦相隨增高」<sup>④</sup>。

更引人注意的，為胡志明早年所安排的政治局常委，在此次大會選舉中，黃文歡已被排除。從一九五七年他便當選中委，再連任政治局常務委員。胡志明在世時，此一領導階層固然始終沒有變動，在他死後所實行的集體領導，更加保持了原班人馬的陣容。黃文歡何以在此次選舉中沒有當選中委？自然也沒有資格蟬聯政治局常委。他是以外交談判長才受到器重的，西方觀察家早

註③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第三版。

註④ 「路透社」香港電，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期把他和黎誠毅視爲不屬于任何人旗下，其所以被排出領導圈，是否出于派系傾軋？尤其令人懷疑⑥。

從表面觀察：越共從七十年代開始，卽已逐漸遠中共而傾向蘇俄，至越戰勝利後，其對友邦的感謝函，赫然以蘇俄居首，無視于開罪北平。此後與兩大之間的交往及所獲得的外援，亦無不以莫斯科爲優先。外交既爲內政的延長，由此類偏向蘇俄外策的制訂，便不難推知河內由黎笋所領導的親俄派，已經掌握了重權。此一期間，中共與美國的關係日益親暱，尼克森訪問北平後，卽對河內海防展開大轟炸，並進而全面封鎖海陸空交通。在越共看來，美國此舉似乎取得了北平的默契，這便迫使越共不得不接受蘇俄的撐腰。可見親俄派黎笋的擁有大權，不僅已取得武元甲范文同的同意，連一向親「華」的長征派，也大有附和之可能。至于大權在握的黎笋在黨代表大會上，何以如此語重心長？接着又決定清黨，加上先前並無派系色彩的黃文歡被排出領導圈，在在都顯示黨內的反對勢力方興未艾。其分裂的原因，是否確如「路透社」的剖析——由于統一後，南方資深黨員不甘備受冷落，已與叛亂勢力合流，再加上親俄與親「華」兩派的奪權而形成？這些疑團，至黃文歡投入北平，始由他揭露了此中真相。

#### 四 黃文歡揭穿越共內訌真象

越南國會常委會副主席黃文歡，于今年八月初裝病從河內搭機前往東德就醫，經過巴基斯坦時，中途轉往北平，要求中共政治庇護。他是胡志明于一九三〇年創立「印支共黨」的發起人之一，在此以前，曾流亡中國，進過黃埔軍校，擔任過「國民革命軍」上尉軍官。但他回到越南後，並未參加軍旅，而被視爲對外談判的外交長才，所以充任河內駐北平的首任大使。從一九五七年開始，卽被選爲越共政治局常務委員，爲河內領導階層中十一名巨頭之一。

至一九七六年越共第四屆代表大會，他始被排出政治局，不過國會副主席的職位仍然保留。雖然他在中國流亡過多年，並擔任過河內駐北平的大使，但據倫敦大學研究北越的專家霍尼博士指出：他先前並不屬于越共親「華」派。至于他何以遭到親俄派嫉視？在其本人投奔北平後，始在記者招待會上表明：乃由于黎笋集團憎惡他抨擊倒向蘇俄的路線的錯誤。無論在中委會及政治局會議中，他都與黎笋有過針鋒相對的發言⑦。

由黃氏的投奔北平，固已打破了越共自炫的集體領導團結一致的說法，同時據新聞報導，由于他的變節，至少另有四名資深領袖被捕，卽綽號「北山之虎」的地方游擊隊首腦——也是越共武裝部隊創建人的朱文山；前少數民族委員會主席黎廣栢；貿易

⑥ 「越共黃文歡投奔中共」，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第二版。

⑦ 「黃文歡在北京招待記者詳情」，（答保加利亞通訊社記者問），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第二版。

部前副部長李彬；國會常務委員會秘書長陳盈知<sup>⑦</sup>。此適足以證實黃文歡在北平所說的：越共陣營中存有反抗黎笋集團的勢力，並非虛語。因他曾經指出：該集團採取親俄路線，且不惜與中共兵戎相見，造成越南前途一片黑暗。越共陣營中因此不甘緘默的人，為數甚多。至於朱文山與黎廣栢等的獲罪，又表明了越共的內訌，已牽涉到了武裝部隊離心，和少數民族的叛亂糾紛。

其次，黎笋兩年前在黨大會的講話，曾指責某些黨員「從事不可告人活動」，及「搞分裂和宗派」，必須將他們驅逐出黨，從而進行清黨工作，更不難窺知反抗黎笋集團的人，已在暗中結合而形成宗派。至于彼等是否裡通外國而勾聯北平，及與叛亂勢力暗通款曲？則更可從「不可告人」一語，聽到弦外之音。而這位變節的越共高幹，何以能從河內投到北平？又可看出他在河內的同路人，分佈得相當廣泛。

黃文歡乃裝病而獲准赴東德就醫的，病情嚴重到了必須遠赴歐洲求醫，自需經過醫院先行檢查建議，始可獲得層峯批准。且以他是黎笋的反對派人物，因而被排出領導階層，其遠離國門，更須通過保防單位認可始能成行。然而他竟能于關卡重重下瞞天過海，顯然都是得力于各部門同路人的幫忙。由他的離開河內及由中共特工人員在喀拉蚩機場的接應，配合到絲絲入扣，更顯示在越共陣營之內，北平的滲透勢力仍廣佈于每一部門，而且有密切的聯絡。

毛澤東在西貢淪陷前，曾向越共駐北平大使指出：越南是一個廟堂四個方丈，施粥施帛的都是施主。這話是對河內的四巨頭集體領導，形成互推責任，及對蘇俄與中共的援助左右逢源，表示不滿。所以接着要他轉告黎笋、范文同、長征、武元甲及黃進發，「如果越南反帝不反修，將有第二次革命」<sup>⑧</sup>。此項警告，無異表明越共在驅出美國勢力後，假如採取親俄路線，必將造成反對河內親俄政權的另一次鬭爭。毛澤東之敢于下此斷語，正表明了中共早在越共陣營中有了反俄組織的佈建。此後反黎笋集團的勢力以及「南解」份子與叛亂武裝的暗中勾聯，亦都有中共伸入的黑手，穿插其間。

## 五 范文同失勢之謎

范文同在權力爭奪中已經失勢，傳說他以年老多病，有意退出政壇。在今年五月間，河內外交部發言人雖正式聲明斥為無稽，並稱他健康良好，但在八月間，「法新社」記者引述一名越南官員在高棉透露：范文同確以衰老將告退休，並囑金邊不妨通告越共佔領軍，俾在心理上有所準備<sup>⑨</sup>。究竟真象如何？這位一直擔任河內國務總理的不倒翁，是否真會卸去仔肩？其原因究竟是

註⑦ 「合眾社」香港電，引據「遠東經濟評論」駐河內記者消息，一九七九年八月七日。

註⑧ 江青對中共外交幹部講話。

註⑨ 「南洋商報」，一九七九年八月廿四日，第一版。

由於年事已高不堪勞累？還是被迫下台？這可從下面的一連串實事，找出蛛絲馬跡。

最引人注意的，爲今年五月二十八日，在長征宣佈第五屆國會開幕後，緊接着向國會提出施政報告的，破例地並非國務總理范文同，而是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武元甲。但在當天晚上河內電台的廣播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范文同總理，繼後越共官方的「人民報」及河內其他報紙，都刊登了參加國會的要員照片，赫然出現了站在國家第一副主席下首的范文同，顯示他的健康如舊，也並沒有出國之行<sup>⑩</sup>。

至於他何以沒有向國會宣讀施政報告？此種奇怪現象亦屬其來有自。從上年年底以來，便有幾次由國務院頒佈的文件，都沒有國務總理署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河內頒佈的「南方實行稻田耕作機械集體化文件」，乃由副總理武志清簽署；今年三月四日頒佈的關於「全國軍事化」，則由副總理范雄簽署，且規定這項法令以國防部長武元甲和內政部長陳國環爲執行人。緊接着第二天發佈的把中共譴責爲頭號敵人的「告民衆書」，是以越共中委會出名。

何以致此？祇要再看五月二十四日越共中央所發佈的「有關清洗壞份子指示」，其中表明：「甚至高級領導，一旦發現犯有錯誤，必要時，也必須堅決撤換」。這便是針對國務院領導人及其下屬，表明都將開刀。可見范文同的地位已經搖搖欲墜。又越共總參謀長文進勇於奉派赴南方指揮部隊席捲西貢後，在他所發表的「偉大的春季勝利」一文中，指出他赴南方之前，所有戰略決策，都是出於黎笋一手策劃。其動程前夕，對長征曾作了禮貌上的拜訪，但對范文同則隻字不提<sup>⑪</sup>。這更可證明黃文歡在北平所指黎笋的權力澎湃，並非妄言。

本文前面已經指出：在河內的四角集體領導陣營中，武元甲爲了爭取蘇俄軍援，已投入黎笋的親俄路線集團；而越共統一南方後，武裝部隊已得了參加經建的授權，且南方各省又都置於軍管之下<sup>⑫</sup>，軍方的權力便因此迅速提高。至中越共兵戎相見後，北平雖已宣佈撤軍，河內却仍實行總動員，揆其用意，似在加強以軍領政，使黎笋集團的權力進一步提高，並使范文同更加大權旁落。

## 六 越共派系的大勢

我們要估測越共派系之爭，斷不可忽視越南廣大人民謀求獨立自主的懇切；但以苦於無法自力更生，又不能不向外求助。至

註⑩ 「越南：激烈的權力之爭標誌」，澳大利亞「公報」雜誌，一九七九年七月廿四日。

註⑪ 同註⑩。

註⑫ 「河內權力之爭白熱化」，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五日，第二版。

於中共和蘇俄的爭相援越，都是別有居心，企圖將它置於附庸地位，這在越共領導階層中，當然都已洞燭。所以無論他們所主張的親「華」或親俄路線，都無非是將計就計。至於民族派所強調的國家共產主義，也不過是主張引入西方勢力以增多援助，且可在兩大之間，發生制衡作用。胡志明在世時，曾讓三派勢力鼎足並立，藉以相輔相成。但自越戰末期，蘇俄乘在中共與美國關係改善引起越共領袖們憂惶不安的情況下，提供大量軍援，加以籠絡，造成了親俄派的抬頭，亦使親「華」派不能不掩旗息鼓。

據西方觀察家分析，當胡志明在世期間，范文同在越共領導陣營中，面對着政治局絕大多數常委的同床異夢，及其彼此間的派系鬭爭，常能保持超然的地位。除和范雄交契深厚而外，對其他常委都一視同仁，毫無偏頗。所以越共每次發生內訌，胡志明照例要倚賴他從中調協斡旋，以資化解，很像在中共派系鬭爭中的周恩來，各方面都不與他為敵。然而其後越南局勢的突變，已使他的立場不能再保持超然<sup>⑬</sup>。

據最近阮南風在澳洲「公報」雜誌上所發表的一篇題為「越南——激烈的權力之爭的標誌」一文指出：在范文同旗下的人馬，計有經濟計劃太上皇之稱的黎誠毅，外交部長阮維楨<sup>⑭</sup>，再加上一向與他私交深厚的范雄，顯示范文同不僅早已獨樹一幟，且在政治局的十名常委中，他竟擁有四人，使他與黎筭的勢力，可謂難分上下，並且成了黎筭奪權的眼中釘。但黎筭又苦於不能拉他下馬，主要原因，當然是由於外患進逼，再也不能掀起公開的內爭，何況河內政權所受到的內在壓力，又從四方八面相逼而來。

我們假定長征所領導的親「華」派，在越戰末期由於中共與美國化敵為友，爲了保持國家獨立而不被出賣，遂不得不對採取親俄路線的黎筭集團，加以附和，而使親「華」派的人都分道揚鑣。從長征派的班底人物如阮維楨，竟歸服於范文同旗下，而相與另結集團，便可想見越共領導階層，在越戰末期雖不反對靠近蘇俄以免被中共出賣，但對其後黎筭集團，一步步倒向莫斯科，以至不惜與北平兵戎相見，造成整個越南烽烟四起，遍地哀鴻，便不能不設法予以制止。

從客觀立場看，越共爲了統一南方，其接受蘇俄的單獨軍援或亦無可厚非，然而越共未能等待瓜熟蒂落，立即合併西貢的「南解」政權，乃是黎筭訪俄時聽從克宮的慫恿所作的決定，而此一決定實與范文同與長征所異口同聲表示的合併南北政府尚非其時<sup>⑮</sup>的主張，大相逕庭。蘇俄的陰謀雖在藉此驅逐中共在「南解」的勢力，但其結果，反而造成「南解」及其外圍不滿份子與反叛勢力合流，使南越的叛亂更不可收拾，且使越共與棉共的衝突也隨之升高，以致出兵吞棉併寮，進而導致中越共之戰。對越南而言，都是一錯再錯。范文同不惜結合同道加以反對，乃屬勢所必然。

註⑬ 同註①，頁二十六。

註⑭ 同註⑩。

註⑮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三日，第一版。

## 七 親俄路線與軍事第一的關聯

不過權力是可以迷惑人心的，掌握政權的人，往往騎虎難下，爲挽回大局而自動交出大權的，古今中外能有幾人？更何況共產黨人的權力轉移爲其成敗生死所繫！在當前的情勢下，黎笋集團的實力已日益膨脹，而其主要力量，又在於掌握了軍權。不僅遠征高棉，鎮壓寮國反叛勢力，已形成軍事第一，且因南方各省都已置於軍管，加上總動員法雷厲風行，政權更由軍方所取代。黎笋在此黨政軍大權都集於一身的當前，又安能在政爭中甘作退讓。

研究越共政爭更不能忽略的，爲越南各派勢力的升沉，並非單純的內政問題，乃與對外關係路線密不可分。黎笋集團縱使甘於退讓爲國，其他分得一部權力的派別抬頭後，在外策方面勢必改絃更張。不但對北平將改善關係，且有跡象企圖與美國建交，與東南亞自由國家暫時和平共存——趨向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外交路線，使蘇俄在越南以及印支的勢力自不得不部份消退，莫斯科又安能甘心？

蘇俄的軍經援助與日俱增，不僅其軍事顧問與技術人員，遍及南北越各地，尤其蘇俄艦隊已公然出入峴港與金蘭灣，連越共在寮棉的佔領軍，也可直接得到來自海空的俄援。河內軍方既可藉此對外繼續耀武揚威；對內以軍管而分佔政權，無視於范文同所領導的國務院，所以無論國防部長武元甲及總參謀長文進勇，無不對黎笋馬首是瞻。可見莫斯科對河內，在指使它與中共爲敵及排拒美國勢力的同時，且在越共內部籠絡軍方，使武裝部隊成爲黎笋集團的支柱，對政敵有恃無恐。

有經濟計劃太上皇之稱的黎誠毅，和外交部長阮維楨，都是范文同旗下的大將，但在今年二月中旬，中越共戰爭正酣之際，河內政權局部改組，以副總理黃進發爲新成立的「資本復興委員會」主席<sup>⑥</sup>，將黎誠毅所主管的經建機構權力架空。在外交工作方面，近年來最活躍的，爲副外長范憲，他不僅經常來往於「東協」各國及日本，且在中越共發生邊界爭執的初期，也是由他赴北平折衝，並有「邊事專家」之稱。然而在雙方戰事結束後的副外長級馬拉松談判中，河內走馬換將，其代表團長由黃碧山輪到了如林，始終撇開了這位邊事專家，顯然是出於中共以他屬於黎笋集團的色彩過於鮮明而不表歡迎所使然。

此外，河內另一副外長阮基石，前不久突然竄升爲國務院的國務部長——相當於秘書長。美國國會兩個代表團次第訪問河內，都是由他出面接待談判，成了河內外交工作上的熠熠明星，使外長阮維楨黯然無光。這固然可以解釋爲阮基石長於與歐美自由國家打交道，表明河內有意與美國建交；但由阮南風所指出的，越共近年來的人事更動，都是黎笋一手安排，可見范憲與阮基石在外交上的春風得意，使阮維楨徒有外長的虛名，都是黎笋集團有計劃的安排，旨在翦除范文同的羽翼。

註⑥「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九年二月廿六日，第二版。



## 八 結論

越共領導階層，都是胡志明當年一手安排，也都是他組黨及抗法戰爭初期的夥伴，經歷了數十年的風霜，迄無多大變動，而今他們都已成爲七十歲以上的老人，精力衰退，難以負荷重責，其中豈止范文同一人，連集大權於一身的黎笋也不例外。就新陳代謝的趨勢而言，新起的一代，勢必要求接棒。如果老一輩沒有自知之明，不使其以和平方式接替權力，其發生內訌甚至以政變奪權，乃爲勢所必然。是以推動越共權力爭奪的主力，在表面上雖爲對外路線之爭的高年巨頭，但實際上，有希望藉此取得權力的年輕一代，從中推波助瀾。

據新聞報導：越南青年人，大都不同意越共當權派沉迷於組成「印支聯邦」，反對其放棄本身的戰後復興任務，繼續勞師動衆，征棉併寮，置人民饑餓、遍地瘡痍於不顧<sup>②</sup>，更因其領導人爲建立印支霸權徒供蘇俄利用，而嘖有煩言。這便顯示出黎笋集團的奪權，並未得到年輕一代的支持，更遑論廣大人民的同情了。

然而一面倒向蘇俄的大錯，已經鑄成，騎虎難下，縱使黎笋等能够迷途知返，願意與政敵和平共存，讓反對派與中共重拾舊歡，並引入美國及自由國家的勢力，以資制衡，但蘇俄亦必然從中阻撓。由此可見越共的奪權之爭，能否妥協？其關鍵不在內政，而在外交。

註② 「悲慘難言的越南」，美國「新聞週刊」記者於五月訪問河內報導，「南洋商報」毅明譯，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五日，第十二版。